祖堂集卷第五　石頭下卷第曹溪第四代法孫

大顛和尚嗣石頭在潮州元和十三年戊戌歲
迎真身元和皇帝於安遠門躬自焚香迎候頂
礼皇帝及百寮俱見五色光現皆云是佛光百
寮拜賀聖感唯有侍郎韓愈一人獨言不是佛
光不肯拜賀聖德帝問既不是佛光當此何光
侍郎當時失對被貶潮州侍郎便到潮州問左
右此間有何道德高行禪流左右對曰有大顛
和尚侍郎令使往彼三請皆不赴後和尚方聞
佛光故乃自来侍郎不許相見令人問三請不
赴如今為什摩不屈自来師云三請不赴不為
侍郎不屈自来只為佛光侍郎聞已喜悅則申
前言弟子其時云不是佛光當道理不師答曰
然侍郎云既不是佛光當時何光師曰當是天
龍八部釋梵助化之光侍郎云其時京城若有
一人似於師者弟子今日終不来此侍郎又問曰
未審佛還有光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佛光
師喚云侍郎侍郎應諾師曰看還見摩侍郎曰
弟子到這裏却不會師云這裏若會得是真佛
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黃赤白色透過須彌盧圍
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見非耳聞故五目不覩其
容二聽不聞其響若識得這个佛光一切聖凡
虛幻無能惑也師欲歸山留一偈曰辝君莫恠
歸山早為憶松蘿對月宮　臺殿不將金鎖閉　来時自有
白雲封自後侍郎特到山復礼乃問弟子軍州事
多佛法中省要處乞師指示師良久侍郎罔措
登時三平造侍者在背後敲禪床師乃迴視云
作摩對曰光以定動然後智拔侍郎向三平云

和尚搭調高嶺弟子因措令求侍者送却有入
處礼謝三平却歸洲後一日上山礼師師聽次
見来不起便問遊山来為老僧礼拜来對曰礼
拜和尚来師曰不礼更待何時侍郎便礼拜後
一日又上山師問遊山来為老僧礼拜来侍郎
曰遊山来師曰還將得遊山杖来不對曰不將
得来師曰若不將来空来何益又一日師曰老
僧往年見石頭石頭問阿那个是汝心對曰即祗
對和尚言語者是石頭便喝之經旬日却問和
尚前日豈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石頭云除
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直將心来對曰無心
可將来石頭曰先来有心何得言無心有心无
心盡同謾我於此時言下大悟此境却問既令
某甲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和尚亦須除
之石頭云我除竟對曰將示和尚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示我心如何對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
關汝事對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對曰無
物則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
如此也須護持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早不其中進曰其中者如何師曰渠不作這个問
長髭和尚嗣石頭在潭州攸縣未覩行錄不決
化緣終始師初礼石頭密領玄旨次往曹溪礼
塔却迴石頭石頭問從何處来對曰從嶺南来
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無對曰
諸事已備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不對
日便請點眼石頭蹺起脚示之師便違礼十數
拜不止石頭云這漢見什摩道理但知礼拜師
又不止石頭進前把住云你見何道理但知礼

祖堂集第五 第十二張

拜師曰如炉爐上一點雪石頭云如是如是師
得十歲兒子養得八年有一日兒子啓和尚曰
某甲欲得受戒去還得也無師云受戒當什摩
兒子曰某甲祖公在南嶽欲得去鄉裏礼覲只
是未受戒不敢去師曰受戒須是二十始得且
住師忽然覺察喚來許伊受戒小師明朝辭和
尚和尚云子歸来須到石頭處来小師應喏便
去南嶽般若寺受戒後却去石頭參石頭云從
什摩處對云從長縣来石頭曰今夜在此宿還
得摩對云一切取和尚處分小師第二日早朝
来不審師便領新戒入山路邊有一个樹子石
頭云汝与我斫却這个樹导我路對曰某甲不
將刀子来石頭曰我這裏有刀子便請石頭
便抽刀把柄過与刀子曰何不過那頭来師曰
用那頭作什摩新戒便大悟石頭教新戒歸受
業處新戒便辭石頭却歸師處師問教你到石
頭你還到也無對曰到則到不通祀師問曰依
什摩人受戒對曰不依他師曰你在彼中即如
此我這裏作摩生對曰要且不違背師曰大与
摩多知生對曰舌頭不曾染著在師便出道多
口新戒出去此是石室和尚也
龍潭和尚嗣天皇在澧朗州師諱崇信未詳姓
氏在俗之時世業作餅師住在天皇巷陽其天
皇和尚住寺内獨居小院多閇禪房静坐而已
四海禪流無由湊泊唯有餅師每至食時躬擕
餬餅十枚以餉齋飡如是不替數年天皇每食
已常留一餅与之云吾慧汝以蔭子孫曰日如
斯以為常准師回於一日忽自評之乃問此餅

是某甲持来何乃返恵某甲天皇云是你持
来復汝何咎師聞此語似以驚覺乃問曰弟子
滯生擾擾畢竟如何天皇云在家牢獄逼迮出
家逍遥寛廣師便投天皇出家天皇云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語宜名崇信受具戒已執㬥數年
忽於一日問天皇曰某甲身厠僧倫已累宿志
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伏乞指示天皇曰你自
到吾身邊來未甞不指汝心要師問何處是和
尚指某甲心要處天皇曰汝擎茶吾為汝喫汝
持食吾為汝受汝和南吾為汝低首何處不是
示汝心要師低頭沉吟頃刻天皇云見即直下
便見擬思則便差師聞已頓悟指要便問畢竟
如何保任則得始終無患皇曰任性逍遥隨緣
放曠不要安禪習定性本無拘不要塞耳藏睛
靈光迥耀如愚若訥行不驚時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汝能介者當何患乎師既領宗要觸目朗
然猶如遠客還家頓息他遊之意亦如貧收寳
藏故無不足求自荊渚至澧陽龍潭捿止行不
驚俗世莫能疑未甞輙衒機鋒玄流無由扣擊
所居蘭若臨小溪潭時屬元陽郡民多祈是處
祈求雨澤故号龍潭和尚焉有僧問髻中珠誰
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待
有所在即説似汝僧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
汝作尼來多少時尼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
你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女身何得不識師曰
誰識汝
翠微和尚嗣丹霞在西京師諱無學僖宗皇帝
詔入内大敷玄教帝情大悦賜紫法号廣照大

祖堂集卷第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師自餘未覩行餅不决化緣終始師因依養羅
漢次僧問今日設羅漢羅漢還来也無師云是
你每日噇什摩
雲嵒和尚嗣藥山在潭州澧陵縣師諱曇晟姓
王鍾陵建昌縣人也其生自然胎裳右袒彼若
緇服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入室十數年間次
參藥山藥山問汝師百丈於徒衆示師對曰師
今示何物藥山云因汝識得百丈矣師稟承藥
山後心依縣大溈法化師有時謂衆曰有个人
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
多小典籍師曰一字也無進曰争得与摩多知
生師曰日夜不曾睡洞山云問著則無有道不
得底問一段事還道得不師曰道得却不道得
師問僧從什摩處来對曰石頭上語話来師曰
石頭還點頭也無對曰師未問時却點頭師因
看經次洞山云就師乞眼精師曰汝底与阿誰
去也洞山云某甲無師曰有汝向什摩處著洞
山無對師曰乞眼精底是眼不洞山云非眼師曰
𠮟出去道吾問初祖未到此土時還有祖師意
不師曰有吾云既有更用来作什摩師曰只為
有所以来師因行粽子洞山受了又展手云更
有一人在師云那个人還喫不洞山云行即喫
洞山辭時師問何處去洞山云雖辭和尚未卜
所止師曰莫是湖南去不對曰無師曰莫是歸
鄉去不對曰也無師舉高聲云早晩却来對曰
待和尚有住處即来師曰自此一別後應難得
相見對曰難得不相見洞山到溈山溈山即大
圓當時郢近集徒千衆振化三湘乃見洞山来

顧而異焉他日潙山客離安室獨步林泉洞山
乃疾趍躡跡其後至于佛地之西有作務之所
洞山遂進前礼拜而言曰某甲竊聞國師有無
情說法之示曾聞其語常究其微每欲勵心願
盡於此潙山怳然顧曰子於何獲此語耶洞山
具述始終而舉舉了潙山乃曰此間亦有小許
但緣罕遇其人非我所悋也洞山云便請潙山
云父母緣生口終不敢道洞山不礼拜便問還
有與師同時慕道者不潙山云此去澧陵縣側
石室相隣有雲嵒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
之所重也洞山便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
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進曰和尚還聞得不師
云我若聞汝則不得見我進曰与麼則某甲不
得聞和尚說法去也師云吾說法尚自不聞豈
況於無情說法乎回此洞山息疑情乃作偈曰
可笑奇可笑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
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師問尼衆曰汝嫡爺還
在也無對曰在師曰年多少對曰年八十師云
有个爺年非八十汝還知也無對曰莫是与麼
來底是不師曰這个猶是兒子洞山云直饒不
來也是兒子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
曰汝因什麼從佛界來却云還會麼對曰不會
師曰真道不會設使會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
与道吾舡子三人受山下人請齋一人云齋去
日晚一人云近那動步便到師云有一人不動
步便到作麼生尋後洞山聞舉云此語冣著力
如入入鑊湯壚炭不被燒者貢始得這裏得永劫
祖堂[illegible]
不失餘處得暫時間切爲第一莫向舌頭上取
第[illegible]張

辯記他了事言語有什摩用處這个功課從無
人出得不由聡明強記莫向閙處覓功一步不
迴冥然累劫所以雲嵒云向這个相貞中失却
人身最苦無苦於此苦師問僧何處去来對云
添香去来師曰還見佛不對曰見師曰什摩處
見對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師煎茶次道吾
問作什摩師曰煎茶吾曰与阿誰喫師曰有一
人要道吾云何不教伊自煎師云幸有專甲在
藥山問承汝解弄師子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
出藥山云我亦弄得師問和尚弄得幾出藥山
云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溈山問師
承聞長老在藥山解弄師子是不師曰是也溈
山云為復長弄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
要置即置溈山曰置時師子在什摩處師云置
也置也師覔一老宿房老宿云只這个是窺作
什摩師云大有人不肯与摩道師問道吾老兄
家風作摩生吾曰教汝揁點著堪作什摩師云
無這个来多少時吾云牙根猶帶生澀在問如
何是正修行路師云修是墻壍不修是裏頭人
師問衆世間什摩物最苦云地獄是最苦師云
地獄未是苦今時作這个相貞中失却人身最
苦無苦過於此苦師与洞山鋤薑次師說先德
事洞山云這个人如今在什摩處師良久云作
摩作摩洞山云大遲也有僧出来兩三則語舉
似師師復審云之我適来只聞汝聲不見汝身
出来我要見汝其僧堅起五指師云苦殺人泊
錯放過者个漢洞山問此僧堅起五指意如何
師曰現五分法身如今在阿那个分師臨遷化

時洞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真也
無向他作摩生道師云但向他道只這个漢是
洞山吃沉底師云此者一子恭茵吞不過千生
万劫休闇梨暫起草深一丈況乃有言師見洞
山沉吟底欲得説破衰情洞山云啓師不用説
破但不失人身為此事相者師遷化後過太相
齋共師伯欲往潙山直到潭州過大溪大師伯
先過洞山離這岸未到彼岸時臨水覩影大省
前事顔色變異呵呵底笑師伯問師弟有什摩
事洞山曰啓師伯得个先師從容之力師伯云
若与摩須得有語洞山便造偈曰　切忌隨他覓
迢迢与我疏　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應須与摩會　方得契如如　後有人問
洞山雲嵒道只這个漢是意旨如何洞山云甚
甲當初泊錯承當報慈拈問累害在什摩處又
續前問如今作摩生又問洞山雲嵒道只這个
漢是還知有事也無洞山云先師若不知有又
爭解与摩道良久又曰若知有事爭肯与摩道
保福拈問長慶既知有事為什摩不肯与摩道
慶曰此問甚當保福曰昔日雲嵒又奚為慶云
養子方知父慈師比色境裏斯甘橋洞山来不
審立地師曰鄉邊還有這个摩洞山曰有也過
於這个無用處師曰有也未曾与闍梨說什摩
有用無用洞山當時無對隔三日道恐怕和尚与
專甲師皆之師問黃蘗侍者汝和尚還說法不
對曰也說師云汝還聽也無對曰也聽師云說
時即聽不說時還聽也無對曰聽師曰說時即
從汝聽不說時聽什摩對曰不可無這个人也

祖堂集第五　第八丈

師曰黑衣是說衣是對曰黑衣是師曰洎錯放
過這个漢師云象云從門入者非寶直饒說得
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又云操心則差況乃有
言恐有丙示轉遮僧問石頭如何是祖師意石
頭曰老僧面前一踏草三十年来不曾鋤有人
舉似師師云牛不喫欄邊草南泉云智不到處
不得說著說著則頭角生也有人舉問師古人
与摩道意作摩生師曰兄弟也莫說說著這个
事損者說衣人有人舉問洞山雲居与摩道作
摩生洞山云在途也有人舉問雲居洞山与摩
道意作摩生居云說似也有人舉問踈山雲居
与摩道意作摩生踈山云一棒打殺龍虵師掃
地次叫寺主問師何得自駈駈師曰有一人不
駈駈寺主曰何處有第二月師竪起掃箒云這
个是第幾月寺主無對玄沙代云此猶是第二月
洞山問無量劫来餘業未盡時如何師云汝只
合還作不對曰更有勝妙亦不作師云汝還歡
喜不對云歡喜即不敢如糞掃堆上拾得一顆
明珠師問僧承汝解卜是不對曰是師云試卜
老僧看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自會昌辛
酉年忽示疾至十月二十七日遷化勅諡無住
大師淨勝之塔
華亭和尚嗣藥山在秀州師諱德誠未詳姓莫
測始終師昔与雲喦道吾三人並契藥山秘旨
藥山去世後三人同議持少多種粮家具擬隱
於澧源深邃絶人烟處避世養道過生三人議
畢即侯晨去三人之中花亭處長道吾居末至
中夜道吾具三衣白二師兄曰向来所議非我

三人甚適本志然莫埋没石頭宗枝也無花亭
曰国什摩得埋没道吾云兩个師兄与某甲三
人隱於深邃絶人烟處避世養道過生豈不是
埋没師云師弟元来有這个身心若然者不用
入山各自分去然雖如此有事囑於師弟專甲
徒分襟之後去蘇州花亭縣討小舡子水面上
遊戲於中若有靈利者教他来專甲處道吾六
依師兄尊旨從此三人各自分去道吾出世數
年並不見靈利者有一日新到叅道吾問從什
摩處来對曰天門山来吾云什摩人住持對曰
某与摩和尚道吾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其僧舉
兩三則因緣道吾便歡喜處分安排夜間與院
主云某甲欲得去天門山轉不得出這个消息
當夜便發行便到天門山繞三門前和尚堂見
道吾便走下来引接道吾上法堂一切了後便
問和尚有什摩事到這裏道吾曰特為長老来
見説来曰開堂還是摩對云開什摩堂無与摩
事道吾曰莫与摩道不用待来日今夜速開堂
主人推不得便昇座破題兩三則言語有人問
如何是真佛師曰真佛無相問如何是法眼師
曰法眼無瑕道吾聞此對答掩耳京口下堂遂
屈道吾吾来房京口問某甲對答過在什摩處
掩耳出去道吾曰観師精彩甚是其器奈緣不
遇其人某甲師兄在蘇州花亭縣乘小舡子江
裏遊戲長老纔去郝裏便有来由道裏若有靈
利者領二人著座主衣服去主人當夜便發直
到江邊立師纔望見二个座主便問座主從郝
个寺裏住對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師云為什

麼故不住對曰目前無寺師曰什麼處學得來
對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意万劫繫
驢橛便打數下師雖打他見根性靈利又云道
来祇對底何師莫怪下舡天門便下舡便問每
日直鈎鈎魚此意如何云垂絲千丈意在深潭
浮定有無離句三寸子何不問天門擬欲問諾
和尚師以舡橈蓄便撞天門却出云語帶玄而
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云每日直鈎鈎魚今日
鈎得一个師白有語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師問天門座主還去得也無對曰
去師曰去即一任去還見其事也無對曰見師
曰作麼生見對曰見草師弄橈曰子以後藏身
處沒跡沒跡處藏身不住兩處實是吾教有人
拈問花嚴如何是藏身處沒跡花嚴曰夾山親
受花亭囑如何是沒跡處藏身嚴云今朝忽覩
个獸郎曰此頌曰 藏身沒跡師親囑 沒跡藏身自可知
昔日時時逢釣客 今朝往往遇癡兒 擇禪師曰道
吾宿夾山尋師頌曰 密旨諦玄已有名 吾山持地涉途程
雖云法眼無瑕翳 争奈其人掩可聽 參學須參盡盡匿
合頭虛詐不勞鈴 此來更欲尋師去 史上應當暫改形
道友當年深契會 老僧今日苦叮嚀 特報水雲參識道
半秋孤月落花亭 又夾山頓遇以華亭頌曰
一泛輕舟數十年 隨風逐浪任回緣 只道子期能辨律
誰知座上將參禪 日前無寺成椿橛 句下相投事不然
還指碧潭垂釣叟 被師叮退頓忘筌
禪樹和尚嗣藥山未耀青錙不史化緣終始曰
道吾卧次師問作什麼吾云蓋覆師云卧底是
不卧底是吾云不在兩處師云爭耶蓋覆何道

吾乃拂袖而出福先拈問僧盡霞適作麼生僧
無對白代良久師問道吾作什麼來吾曰親近來
師曰你道親近來更用動兩皮作什麼吾去
豈無借師曰了曾為人借什麼石霜云也是他
人曰師掃地次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又
去摩主趙州第二日見師掃地依前去摩問師
曰借這个問闍梨還得也無趙州曰便請師便
問趙州拍掌而去
道吾和尚嗣藥山在劉陽縣師諱圓智姓王鍾
陵建昌人也依涅槃和尚指示而參藥山藥山
示衆云法身具四大阿誰道得者有人道得与
汝一胥褌師曰性地非風風非性地是名風大
地水火大亦復如是藥山肯之一不過前言贈一
胥褌石霜問百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
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云添淨瓶水著
師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識彼中老宿不師云不
識峯云何故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便下禪床作拜相云謝子遠來都
無祗對問万里無雲猶是傍來日如何是本來
日師曰今日好曬麥回溈山問雲喦菩提以何
為座喦曰無座為座雲喦却問溈山溈山云以
諸法空為座溈山却問師師曰坐也聽伊坐卧
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將來師將出
笠子雲喦問用這个作什麼師云有用雲喦云
黑風猛雨來時作麼生師云盖覆著喦云他還
受盖覆也無師云雖然如此要且無漏問如何
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小分

張叅拾

第七張

相應僧云忽然火起時作麼生師曰能燒大地
曰拈樹向火次師問作什麼拈樹曰和合師曰
与麼則當頭脫去也拈云隔闊來多少時也師
便拂袖而出師問雲喦千手千眼如何喦云如
無燈夜把著枕子云汝還知不師云我會也我
會也喦却問作麼生會師云通身是眼拈山云
渾身是眼師有時示衆云出世不出世盡是出
世邊說僧曰有一人不肯師云真饒不肯亦是
傍出師辭溈山溈山喚云智頭陁師云其中事
作麼生溈山云智頭陁智頭陁師云也大醜拙
師見新到恭便打鼓歸房丈其僧又打鼓歸僧
堂主事来和尚處責云和尚打鼓李兮新到回
什麼無端打鼓師曰如法批排茶餅明日我与
你勘到明日批排茶餅屈喫次師指教童子
僧童子便来其僧身邊立其僧便摩童子頭云
和尚喚師便歸丈室主事又向和尚曰比来昨
日無端打鼓要伊堪責爲什麼却打他童子頭
師曰我与你勘責了也因高僧衝雨上堂藥山
笑曰汝来也高僧曰暴裏藥山云可殺濕高僧
云不打与麼鼓笛雲喦云皮也無打什麼鼓師
云骨也無打什麼皮藥山曰大好曲調師大和
九年乙亥之歲九月十一日有人問伏審和尚
四體違和可殺疼痛還感損也無師曰者与麼
地不疼痛作什麼所以古人道願得今身償不
入惡道受師又曰還知道不償不受者摩對曰
与麼則波不離水水不離波去也師便驀面唾
良久之間問大衆如今是什麼時對云未時師
曰与麼則打鐘打鐘三下便告寂春秋六十七

臨行時謂衆云吾雖西逝理無東移後焚得靈
骨一節特異清瑩其色如金其聲如銅乃塔于
石霜勅謚修一大師寶相之塔
淨修禪師讃曰長沙道吾 多不聚徒 出世一不出
樹倒藤枯 寒嵒古檜 碧漢金烏 乖撥嶮峭
石霜是乎
三平和尚嗣大顛在漳州師諱義忠福州福唐
縣人也姓楊自入大顛之室而獲深旨值武宗
澄汰隱避三平山後雖值宣宗再揚佛日而彼
海嵎竟絶玄侶後至西院大溈興世衆中好事
者十數人往彼請而方轉玄關因有一僧時稱
黄大口師問曰久響大口是公不對曰不敢師
曰口大小可通身是口師曰向什摩處屙當時
失對自是法道聲揚驟海玄徒不避癉癘之奔
而遠湊師示衆曰今時出来盡學个馳求走作
將當自已眼目有什摩相應時阿你欲學不要
諸餘各自有本分事在何不躰取作什摩心憤
憤口悱悱有什摩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
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在若是宗門中事
宜你不得錯用心有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云
有一路滑如苔僧云還許人蹋不師云不擬心
你自看問三乘十二分教學人不疑乞和尚直
指西来意師云大德龜毛拂子兎角柱杖藏著
何處僧對曰龜毛兎角豈是有耶師云肉重千
斤智無銖兩荷玉頌曰龜毛拂兎角杖拈將来
隨處放古人事言下當非但有無亦喪王侍郎
問思且未生茅時作摩生師云諸佛亦不知師
頌曰菩提慧日朝朝照 般若凉風夜夜吹此處不生聚

雜樹猶出明月是禪枝 師云諸人若未曾見知識
則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体取抄子意度向
幽谷雜嶠獨宿孤峯木食草衣任麼去方有个
分相應若也馳求知解義句則万里望鄉關孤
重師有偈二首 即此見聞非見聞 無餘聲色可呈君
个中若了全無事 體用無妨分不分 各見聞覺知本非塵
識海波生自昧身 狀似碧潭冰浮覆 靈王翻作客中賓
各見聞覺知本非因 當處虛玄絕妄真 見性不生癡愛業
洞然明白自家珍 師咸通十三年壬辰歲十一月
六日遷化春秋九十二 吏部侍郎王諷制塔銘矣
石室和尚嗣長髭在澧州攸縣師諱善道曰沙
汰年中改形為行者沙汰後師僧聚集更不造
僧每日踏碓供養師僧木口和尚到見行者每
日踏碓供養僧問行者不易甚難消師曰開心
椀子裏盛將來合盤裏合取說什麼難消易消
木口失對有僧舉似雲居雲居云得底人改形
換眼又問曰行者還曾到五臺山也無師曰到
木口曰還見文殊也無師曰見進曰向行者道
什麼師曰道闍梨父母在村草裏木口又失對
長慶代云行者還出得麼後曹山拈問強上座
是賞是罰對曰是罰曹山曰罰他什麼處對曰
罰他知有處曹山曰什麼處是他知有處對曰
為不如山中事便認著文殊曹山曰作麼生是
山中事對曰不認文殊曹山曰如是如是在後
木口出世數年後遷化主事差兩人往洞山達
哀書僧持書到洞山達一切了洞山問兩人和
尚遷化後作麼生對曰茶毗洞山曰茶毗了作
麼生對曰拾得二万八千粒舍利一万粒則納

官家一万八千挃則三處起塔洞山曰還得希
異也無對曰世間罕有洞山曰作麼生說罕有
對云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豈不是罕有洞
山曰任麼你和尚遍天下盡是舍利去恐不如
當時識取石室行者兩句語潙山教仰山探石
室仰山去到石室過一日後便問如何是佛室
拳手如何是道又展手畢竟阿那个即是石室
便擺手云勿任麼事仰山却歸具陳前話潙山
便下牀向石室合掌師与仰山同翫月次仰山
問這个月尖時圓相在什麼處師曰尖時圓相
隱圓時尖相在雲嵓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
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自餘未覩
實錄焉

德山和尚嗣龍潭在朗州師諱宣鑒姓周劒南
西川人也生不熏食幼而敏焉丱歲從師依年
受具毗尼勝藏靡不精研解脫相宗獨探其妙
每曰 一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鋒利
不動然學与非學唯我知焉遂雲遊海內訪謁
宗師凡至擊揚皆非郢哲後聞龍潭則石頭之
二葉乃攝衣而往焉初見而獨室小駐門徒師
乃看侍數日因一夜參次龍潭云何不歸去師
對曰黑龍潭便點燭与師師擬接龍潭便息却
師便礼拜潭云見什麼道理師云從今向去終
不疑天下老師舌頭師便問乆響龍潭及至到
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時如何潭云子親到龍
潭也師聞不揲之言喜而歎曰窮諸玄辯如一
毫置之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乃
攝金牙之勇歛藏教德之雄徵繼立雪之玄徒

後傳衣之秘旨給侍執僕曰扣精微更不他遊
盤泊澧源三十餘載于淪汰後咸通初年武陵
太守薛廷望迎請始居德山自是四海玄徒冬
夏常盈五百矣師有時謂衆曰汝等諸方更誰
敢銘邈有麼出來吾要識汝聞此語者惕慄鉗結
無敢當對師又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乃
虛而妙矣若毫氂繫念皆為自欺暫尒生情万
劫羈鎖去師問曰維那今日幾个新到對曰有
八个師曰一時令來生案過却僧問禾山一時
令來生案過却此意如何禾山云纔出門便知
委下客僧曰如何免得此過禾山曰夕里元來
却肯伊欽山問天皇也恁摩未審德山作摩生
道師曰試擧天皇龍潭看欽山礼拜師乃打之
雲大師代曰恁摩則自呈虛言已決師又時云
問則有過不問則又乖僧便礼拜師乃打之僧云
某甲始礼為什摩却打師云待你開口堪作什摩
師見僧來便閉却門僧便敲門師問阿誰僧云
師子兒師便開門其僧便礼拜師騎却頭云者
畜生什摩處去來師曰病失問和尚病還有不
病者無云有進曰如何是不病者師云阿耶阿
耶龍牙問學人仗鏌鎁之劍擬取師頭時如何
云你作摩生下手龍牙曰恁摩則師頭落也師
不荅龍牙後到洞山具陳上事洞山云把將德
山落底頭來龍牙對無問如何是菩提師便叱云
出去莫向這裏屙凡頭問凡聖相去多少師喝
一聲因南泉第一座養猫兒隣床損脚因此相
諍有人報和尚和尚便下來拈起猫兒云有人
道得摩有人道得摩昔有人道得救這人猫兒

傳燈錄卷第五　第七張　觀

命[illegible]南泉便以刀斬作兩橛雪峯問師古人斬
猫兒意作摩生師便趁打雪峯雪峯便走師却
喚來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我與摩老婆你不
會師問岩頭還會摩對云不會云成持取不會
好進曰不會成持个什摩師云你似橛鐵雪峯
在德山時上法堂見和尚便轉師曰此子難得
長慶拈問什摩處是雪峯与德山相見處僧[illegible]
長慶代云還得當摩也有撮要僧陳慶誨咸通六
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捫空追響勞
你神耶夢覺覺非覺有何事言訖宴坐安詳奄
然順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勅諡見性大
師沙門元會撰碑文
淨修禪師讚曰　德山朗州　剸骨無儒　尚祛
祖佛　豈立詮修　擇天杲日　苦海慈舟　誰舉
真蹤　靈光巖頭
祖堂集卷第五